**圆桌派第三季第12集 供养：谁养谁 亲密关系的背后**

《圆桌派》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倾力打造。不设剧本，即兴聊天，平等视角，智慧分享。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交流价值观点、碰撞思想火花，跨界、跨代，更加年轻，更加多元。言值就是生产力！

**嘉宾：窦文涛、梁文道、周轶君、陈志武**

窦文涛：陈老师一来，你看不是断香就是断火柴，陈老师，我觉得在这个经济学家当中，算是个奇人，我很早对他就有印象，你比如说这个陈老师我那天看见，他给他女儿写的一封信，我觉得这，你是两个女儿吧。

陈志武：对，是。

窦文涛：都在美国。

陈志武：对。

窦文涛：现在是什么情况？

陈志武：现在两个都大学毕业了， 一个在旧金山工作，工作两年半了，另一个呢，是在北京，在北京工作。

窦文涛：回来了。

陈志武：半年了。

窦文涛：跟您在一起吗？

陈志武：我在香港，她在北京，这样所以。

梁文道：散在三个地方。

窦文涛：我觉得他这个信对我有点感动，而且我觉得这个信呢， 今天的这个独生子女80、90后应该看看，看了应该会感到很安慰，为什么呢，就是我在他这个信里，看到一种经济学家的办法。

什么意思，他就说啊，说女儿啊你们呢，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当然你们要回来，我们老两口儿是非常高兴的，但是你们不要为了养我们的老而回来，你们要回来，就是因为你们喜欢回来，我们也很高兴，你们愿意留在美国就留在美国，愿意找什么男朋友，就找什么男朋友。

他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老两口儿，因为我们现在买了养老保险，老年的长期护理的保险，还有什么投资了基金，什么老年的基金，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晚年生活。

梁文道：安顿好了。

窦文涛：我们可以去养老院，我们也可以雇这个长期护理我们都有钱，所以你们是自由的。我觉得。

周轶君：这是给子女最好的礼物，我觉得这父母自己能照顾自己的时候，真是对子女最好的。

陈志武：当然我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做起来这个还是，我主要是觉得说像我现在55了，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说自己越老了以后，越能够理解原来的这些，儒家人的这个硬性的要求，子女、儿子、女儿必须得孝顺等等。

当然我不会那样子去做，但是我自己的整个的成长或者变化，那个心理历程，让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在中国，越是年龄大的，越对于这个子女是不是听话，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反应很强烈。

窦文涛：反应很强烈是什么？

陈志武：反应很强烈就是要求子女不能够有选择，必须得要孝顺父母，要照顾老人。当然我后来想一，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因为年龄越大的人，他这个需要，个人的需要越来越强，当然在价值，行为道德规范上面，更可能会赞成儒家的那个三纲五常，名分等级次序的这个不可商量性，就是每一个人必须得按照这种方式来去规范你自己，找到你的位置，按照这种方式、这种行为。

当然我在写这个信的时候，这些信念和观点还是一点都没变的，就像我现在讲课也会跟这些90后、00后，会不断的去讲这个原来的养子防老，就是说我们总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个旧社会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我就跟他们就讲，实际上好多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来源于这个养子防老的那个体系。

窦文涛：养儿防老。

陈志武：养儿防老，因为道理蛮简单，我把儿子女儿养大了是吧，我其他的，我以后生老病死都要指望着他们，他们是我的保险，是我的股票，是我的养老基金。如果他们长大了以后，我在他们身上做那么多的投资，他们又要有自己的自由，要有个人的选择，谈恋爱早都嫁人了，随便嫁一个人，那我在他们身上的投资了怎么办？

所以从原来的包办婚姻之所以，必须的是包办婚姻，并不是说原来的中国人那么傻，就不想要个人自由，自己选自己的心上人，那多好，是吧？这个牛郎织女传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不作为我们的最高境界。

窦文涛：对。

陈志武：原因是现实生活中，在养子防老的一个体系之下，你不能够有选择，你随便嫁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不能够是未来的马化腾，或者是李嘉诚的话，我在你身上做了那么多投资，我以后老了不能动了、生病了，那我靠什么，不行你必须得嫁一个我能够批准的人，谁是我可以批准的呢，未来可以有出息的，最好对方家里面还有钱，我们自己家不是马化腾家，但是最好他是，他是马化腾家的。

周轶君：这个算自私吗？还是说也是无奈，因为您刚才说您给您女儿的信里面讲了，其实你现在的那部分养老的负担可以转交到社会体系里面去，对吧？您可以自己买股票，自己买基金，自己照顾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过去的那种传统观念，是因为社会没有办法负担这些功能。

陈志武：你说的很对，所以我写的很多的那些书、文章和讲那些课，说明一个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是现代社会，又有人权，又有民主，又有法治，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了金融市场，有了保险，有了各种借贷产品，又有了一些退休基金，各种不同的股票，债券的金融品种很多。

让你把你未来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的风险和生活需要，都可以通过这些金融产品帮你安排好，那么由此呢，让你的子女就得到了解放，特别是妇女得到了解放，所以我这些年每次这样一讲座完了以后，我发现最喜欢我讲的主题的还是女士们。

周轶君：女孩子。

陈志武：因为我跟她们说，你看看原来旧社会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妻子和妾。

窦文涛：妾他都算进去了。

陈志武：一有需要可以把这些人卖掉的，或者是把女儿卖掉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换句话说这个女儿、妻子、妾实际上是保险产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把她们卖掉。

窦文涛：他这个研究金融的，他是用这个角度来看人间。

梁文道：可是事实上，其实除了中国之外，其实以前我怀疑，世界上大部分地方走的制度都差不多。

陈志武：所有农耕社会都这样。

梁文道：应该都是这样子，否则的话，恩格斯那个时候就不会说，婚姻制度其实是一个家族的财产的继承跟交换的问题，那因为在欧洲过去其实也是一样，养儿也是要用来防老，因为整个社会体制这样。

只不过华人地区稍微独特的地方是，哪怕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兴起，并且全球化，已经有很多，陈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么多的金融工具，或者有很多国家，他是用社会的方式来支付、来负责一个人的老跟病、跟死，但是华人地区仍然很相信养儿防老这一套。

乃至于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很流行，谈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一点，就为什么台湾、新加坡还有那么现在某城市，我们可以说大陆其实也算，就政府或者国家机器，在个人的退休保险、老年保障这上面的投入会相对那么低。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家庭，把这个责任转移到家庭，各自去负担了。那么有的学者会认为这个其实是好事儿，所以就减低了政府开支，那么减低了政府开支，让政府规模变小，你包括像香港，香港不是有一种福利，我们知道叫“生果金”。

窦文涛：对，生果金，给老人家的。

梁文道：生果金这个名字其实本身就很搞笑，生果金是相当于欧洲下面说，老人的退休保险那种概念，但是它完全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它钱太少，少到了一个程度是乃至于香港要帮它取个外号，这个钱只够老人每个月买一份水果，所以这叫生果金。

窦文涛：这就叫生果金。

梁文道：是这么来的。

周轶君：但是那个李嘉诚也在领，好像。

梁文道：对。

周轶君：他也可以领，当作一个制度。

梁文道：很多人骂他，说他也去拿，但我觉得他对啊，他说我在香港纳税，他交了多少税，这个是香港市民合法合理应该取得的权利，他干嘛不拿？所以李嘉诚也去拿。

窦文涛：这个我真是我挺有体会的，特别是我现在我自己母亲也病了，我就真是特别体会到父母亲原来老是讲，就吵架的时候讲，说父母健康是你们孩子最大的福气，你就能体会到中国的孩子。

尤其是我又由此及彼，就这个独生子女，就是我一想这将来四个老人接连病倒的话，我的娘啊，你说他怎么弄啊，他这简直是没有，而且这个里边会有多少就是人间感情的这种撕扯，你知道过去有些话说的很寒凉，对吧？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等你亲身经过一回，你就明白这句话，也不尽然是贬义词，就是这个事情是一种无奈的一种处境。

梁文道：而且还要考虑到，现在这些独生子女，他除了一个人背四个之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他们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小孩，现在我看到很多80后、90后，其实他是不想生小孩的，或者生的少了。

当他，想想看那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他要养着上面的老人，然后现在我们还要注意一点，人均寿命在延长，也就是说他这一辈人，其实从我这一代人就开始是这样了，我们养父母要花的精力、时间跟金钱，其实比我父母养他们在上一辈要长，因为寿命延长。

那寿命延长呢，其实在现代社会意味着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为什么寿命能够延长？因为我们各种医疗手段进步了，但是这些都不是免费的，那你这个钱又多了。好，那往下看，假如你自己没有小孩，那还包括什么呢？那你就要为自己等到你变成父母这个年纪你也要做打算。

所以你要做几重的投资，就是你要为你自己老了之后，我没有小孩来照顾我，我要靠一些别的投资或者靠政府来照顾我，但是很有可能等到我父母那一辈，或者现在80后、90后，我觉得最悲惨，等到他们父母真的不用他们照顾了，走了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已经老了。

窦文涛：对，轶君现在也是为人母。

梁文道：而且你又自己有一个小孩，然后跟着你这个小孩，如果这个观念又变，他也不打算要有自己的想法，像陈老师鼓励的要很自由的话，那你就更悲惨了。

窦文涛：是啊。

周轶君：是啊，我就刚刚听你说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不就说的是我吗？

梁文道：对，就是你。

周轶君：我就觉得就是说，一个是对父母那一边，当然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我父母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又不在他们身边，每次除了您刚才说的这种经济安排，现在其实经济安排现在都还好，还算好安排的，更多是就是情感上的这个安排，你找个人照顾也好，或者是说找人帮手。

但每当只要出现一点问题，我只要我妈妈一旦有怨言，我说你是在责怪我吗？因为我不在，但这个东西你又很难去安排到，这个是一种道义压力。

然后对小孩呢，你就觉得说，我们比如说结婚、谈恋爱的时候，你谈的是情感，什么都很浪漫，一切都很好。当你结婚有小孩，你忽然发现天哪，我选择的是完全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非常的，选择非常的少，但是代价非常高的。

因为只要你有了小孩，你就不要谈什么两个人好像什么云游江湖，没有那个事。你一定要你要找个地方住，而且一定是学区房也好，什么也好，一定会考虑。就说可能不同的这个量级也好，什么也好，你一定会要想这些事情，因为你对小孩你不可能。

梁文道：但你要是没有小孩，也有没有小孩的问题，就像刚才我讲的，现在有些没小孩，那你就不能靠养儿防老了。

窦文涛：所以我跟你说，就是陈老师的。

梁文道：以后你老了就孤独了。

窦文涛：陈老师的这个学说，我脑子爱跑题，你知道吗？我看了他这个学说，我经常想起一个女作家，就是张爱玲，这个她让我有一种寒凉的感觉，你明白吗？就是你看张爱玲的名言，有些人是热眼看世界，张爱玲就是冷眼看人世。那么张爱玲有一句名言就是人生就像一席华丽的长袍。

周轶君：长满了虱子。

窦文涛：但是走近了看，上面爬满了虱子，她就写她的，你看她想她的家庭关系，很多我们认为是爱、母爱，但是或者父爱、母爱甚至是孝。你看像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养老保险的时候的一种方法，然后你再看这张爱玲讲的，她跟她母亲之间的关系，我不禁有想到，今天有些孩子就有这个问题。

曾经有一阵父母管不住孩子，你知道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现象，有的孩子我觉得也真是，就是说父母到那个相亲角到公园并相亲，说你就嫁给他，你不从对不对？说是这个独生子女在网上我看他们就写，他说让你最没法说的一句话，就是父母吵到极处，就是说你现在吃我的喝我的，你就得听我的，对吧？

听着这个你就有点怂，你这个孩子的确是这样，你啃老吗？你住着他的房子，你甚至你还花着他的钱，你说这个背后，前面父母亲跟你说，爹妈都是为你好，爹妈都是爱你的，然后你吃我们的，喝我们的，你不听我们的不行，你说这家伙恩威并施的，确实这个背后我才发现就人跟人之间，供养关系是个很要命的关系，你不管说咱是什么血亲。

陈志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每个人的经济自由，财务自由，这是所有其他的自由的前提基础。你不要说这个我是90后、00后，我要有个性，我们是新一代的人、现代人，你们这些50后、60后、70后都是太老了，你们不懂这些权利和自由。

但是如果这些年轻人，他个人没有自己的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经济自由的方式。到最后，当然父母要你怎么样，就必须得要这样子。

窦文涛：我听您的信，我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记得原来林语堂就当年那个时候，民国的时候，林语堂歌颂中国，他从西方来的，他歌颂中国，他觉得西方的老人也许可以在养老院怎么样，他说但是永远也比不上中国的老人四代同堂，儿媳妇儿见了他也得问个好，那种家庭的温暖。

比如说像您说的，您的两个女儿，假如真听了您的这信里说的了，那你们老年确实有护士在旁边照顾，你不觉得凄凉吗？

陈志武：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要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很多的，那个自己的心理调整，自己去思考的，你说我今天喜不喜欢，我女儿她们跟我们一起生活，那当然肯定喜欢。

但是呢，我不能够这样子，因为她们也有她们的一生，那么她们现在那么小，那么年轻，整个未来还有几十年、一百年，那怎么生活。不能够说就是根据我的偏好，你们必须得忘记你们是谁，忘记你们自己的兴趣，忘记你们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到我这里来，按照我认为对你最好的那个人生去做。

这个是我知道很多中国的父母亲，这方面是很自私的，做的那个功夫是很少的。

周轶君：对，很有趣，因为我原来以为是只是人的个性不同，就是说我原来以为有的父母，可以真的做到他不要小孩管的，原来我听您这么一说，其实您是忍住没有管。

窦文涛：当然了。

周轶君：因为，是吗？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欧洲有的时候的老年人，我看到有的个性很强，比如说像我的婆婆就是，她就一个人住，住一个很大的房子，我一直认为是她真的不用我们管。

梁文道：是有。

窦文涛：老外真是习惯了，我有个朋友嫁给个法国老公，她就是说，这个她的算是公公婆婆吧，大老远的说过节了来看看，开两个小时的车来看他们，到他们家来打开门就喝瓶啤酒都要问他儿子，你知道吗？都是这样的，我可以拿瓶啤酒喝吗？都是这样的，他们是有距离的。

周轶君：但可是他的内心或许也未必完全是那样子，就我刚刚听您说，而且很有趣，他们确实是有时候会羡慕中国人的热闹，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广场舞吧，在他们看来，这个业余生活太好了。

梁文道：他们很高兴。

周轶君：他们很喜欢这样。

梁文道：没错，我带过一些老外朋友，在北京看广场舞，看得他们特兴奋，他说哎呀天哪，我也想加入，然后还问我说，你能让我下车进去吗，我说你一去他们就全躲着。可是我想说回来，其实这个有时候还真的是性格，就像您刚才说你忍着，你对自己有约束，有的呢就我见过一些父母，真的就是嫌孩子来看自己还烦。

他觉得我们生活挺好，然后这个有时候孩子说要回来住一个月，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个儿媳妇或者是这个儿子的老婆或者女儿的老公要过来，你就觉得很麻烦，家里多了个人怎么样？但是也有一些是反过来的，就是他就恨不得什么都得要管着，而且就是最好就是你赚了多少钱，也都要全都上缴。

很多是各种性格不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除了这些性格造成的差异之外，有一些的制度上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安排，我觉得很特别，你比如说为什么要养老，就下一代为什么要尊敬老人，要养老，老人比如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敬老，对不对，以前是老人才能吃肉，甚至。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多时候是因为过去的社会，知识的积累纯粹就跟年纪相关，经验就是智慧，是不是，知识是靠时间积累而来，所以活的越老越聪明，活的越老起码掌握的知识越多。

窦文涛：智库。

梁文道：智库，它是个智库，就长老长老，为什么长老叫长老，你要透过长老来解决我们社会，或者我们家庭发生很多问题。但问题是今天这个功能已经彻底被剥掉了，老人不是最有智慧，老人通常是最笨，然后老人不一定。

周轶君：不会用各种电脑。

梁文道：然后他的经验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老人本身的客观价值在下降，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个弃老，会不会又重新出现。

我们残酷的讲，因为人类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社会，就对他来讲，老人的经验价值并不是太重要，因为这个社会环境太恶劣，条件太冷酷，就像《楢山节考》那样，所以他们社会发展一个习惯，这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做法，就把老人背上山。

窦文涛：等死。

梁文道：等死。

周轶君：这个我插一句，我有一天晚上在街上，我听到两个人在我后面就是在交谈，两个大概中老年妇女吧，她们就讲了这个事情，她们不知道是从哪儿看到这个，她说你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说人老了以后，他们把人背上山，就让他们等死。然后她们给加了一句，说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因为是那个儿子跟爸爸把爷爷背上去，她说下山的时候，那个儿子就跟爸爸说，以后我也这样背你。

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那个社会是这样，以后你会有报应，就是它的那个传统不会，我们的观念还是不能够接受，你说的最经济的这个安排。

窦文涛：是，就是说因为人毕竟是历史当中、现实当中的人，这个理上讲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感情上，就是说今天的。

陈志武：这些实际上刚才，文道讲的这个是也让我，带出来我另外一个，想讲的一个意思。

实际上人类不管哪个社会，哪个人种，他有的那些风俗，或者风俗和这个习惯的话，都是被生活环境逼出来的、造成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对于他这个群体来说。

梁文道：对，他资源那么有限的话。

陈志武：对，就最好的一个安排，如果换成像现在产能过剩，然后金融市场又很发达了。

梁文道：不会有这种事的。

陈志武：那么整个的那个格局和这些文化的规划，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人类历史一直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也经常说，我们中国人总说，中国文化就必须得是这样子，只能是这样子，比如说孝敬，还有养子防老的那些。

实际上我一直就跟他们说，没这回事，就是历史就不是这样，一直在变的。根据这个新的生活环境、新的机会，都会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的。

梁文道：而且他这个还会跟，而且我们可以放心的就是，你刚才说到是不是忍得下心，人有人之常情，比如说背自己的爷爷，背自己的爸爸上山，在雪山里头等着冬天来了，大雪封山他就死在里头，其实忍得下心的，这不是残酷，而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社会真的有这种需要的话，这个社会会有相应的信仰产生。

比如说相信山上有山神，这个山神是专来接老人走的，然而谁家要是不背这个上去呢，这个老人在平地呢也会遭报应的，它会发展出一些这种信仰来合法化整件事，就所有人都做到心安理得。

窦文涛：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向死而生，但是呢，你说话你到了这个现代社会，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因为现代社会其实这个人活的是越来越娇贵了，比如说在战乱年代，那生死就没有什么说的，还有什么养老的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那天就像陈老师说的一样，今天的很多问题，你从另一方面看，恰恰是社会在变好，在变好了呢人的这种需求，养老送终、善始善终、全了孝道等等，而且包括父母亲之间的感情，你这种就是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我就觉得今天的中国的这个父母亲，其实你比如说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我发现还是像您这样一些有文化，有自己的读书生活，其实他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他可以说我住养老院去，我不需要孩子，对吧？孩子爱来就来，不爱来没关系，因为他能过自己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我们身边的很多父母亲，他们已经是什么样了，就到了晚年他们老两口聊天，唯一的话题就是你，没有别的。

梁文道：他没有别的独立的生活。

窦文涛：他的世界没有别的了，那么如果他病卧在床、相依为命，老长时间见不着孩子，你连个电话，说是今天我自己都不对，电话都很少打，那你说这东西就是，他生理上是可以得到照顾了，他心理上呢。

陈志武：是是，所以这些年我还在，因为一直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呢，那个小镇上我每天去耶鲁办公室，开车路过的地方就有一个养老院，我后来走多了以后，我就在这琢磨，除了金融市场以外，整个社会和经济这个行业里面，有要有很多配套的，一个一个环节都要到位的。

否则的话我们讲的，要慢慢的脱离开养子防老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些养老院那边都是，八九十岁或者一百多岁的一些人住在那儿，有的时候再从那边进去看看这样子，也蛮可怜的。所以我一想的话，这个要是中国的父母的话，肯定没办法接受，现在还是很多人不能够接受。

窦文涛：一大部分我看都不行。

陈志武：但是这些，你跟这些老年人，你说美国人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子女，那个孙子孙女，还有其他的亲人吗，肯定大多数的还是非常的想念的，只不过就是说，一般的美国人我都明白我是我，儿子女儿他是他们，他们有他们的自由，有他们的权利，有他们的生活，我不能够把我的非得要方方面面的偏好要求都强加给他们。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包括文化，我们刚才讲到的，也都要经过一些转变和不断调整。

窦文涛：人得改变，就是说从古代到现代，是不是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无情，就是你不能太有情。

陈志武：一方面你可以说表面上看似无情，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对个人，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的尊重，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社会是进步了。

窦文涛：对，这个就跟这个好像，跟亲缘，跟家族关系就不一样了，他是每一个公民的、个人的这种尊重。但是你比如说，好比说你说夫妻关系，就像文道刚才讲的，最早当年它也是一种交易家族交易财产的起源。但是到了今天呢，是不是那个理由消失了呢？

陈志武：还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人的这个，就像刚才文道也说到的，这个人类最早，实际上比如说就以婚姻来作为一个视角看的话，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不要说亚洲，即使欧洲、非洲也差不多一样的，都是更多的像一妻多夫的，以你说的母系社会。

窦文涛：母系社会。

陈志武：男人是次要的，女人是最重要的，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原始社会男人要出去打猎，一年里边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男人会死的，所以生活就那么惨是吧？所以在那一种环境之下，如果后裔、后代是以男的这一条线来定义，谁是谁的儿子，谁属于谁的，那这个社会一年里面，很多的那个小孩，有四分之一的到三分之一的概率，一年以后就没有父亲了，那不就没有人去供养了吗？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母亲，那是在这个部落里面干细活的，她们不会去到外面去打猎，面对那么大的生命的挑战，所以她们自然的就作为这个小孩的归属的一方，这个延续性这个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了。

周轶君：是社会安排的。

陈志武：当然一进入定居农耕了以后，就整个的是变过来了，每一个农耕社会，都采用了那个父系的，多多少少的养子防老的那个体系，这样一来的话就出现了一夫多妻的一个普遍的婚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到了工业社会以后，实际上前工业社会，在基督教社会里面就是，后来就延续出来了这个一夫一妻，所以这个是一个从产业结构的变迁，从这个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一下人类的夫妻关系和家庭里面的权利结构，那个带来的那些变化，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互联网时代的转型，要进一步往服务业转移更多，实际上这些对于家庭里面的关系，慢慢的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窦文涛：对，这样你们女士在家里地位越来越高。

周轶君：其实也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在家里面，很多社会它表面上看上去男权非常占主导的这种社会，女人在家里其实都还算有地位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后来变成一夫多妻，比如在中东那些游牧民族，他们很多时候他为什么男的可以娶多妻，是因为战争有很多的寡妇，最开始是因为要接纳、去安排那些寡妇。

所以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安排，就这个你社会怎么，你怎么去安排这些人，那其实即便是那样子，就是在多妻的那种家庭里面，那女的还是挺有地位的，她枕边风那些吹吹还是可以，就是家里事还是归她管。

那相反，就是在一些看上去好像男女挺平等的社会，但是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在职场那玻璃天花板还是很严重。

梁文道：没错。

周轶君：对，我听到有一些中国的经商的人他们就说，他们就是出去就谈判什么，就发现对方的公司常常是这样子，一个男的老板，然后那个男老板未必是最聪明的，而且往往不是最聪明，但是旁边的一个女副手，那个人一定是最聪明的。就通常他就说，我要跟他谈一件事情，要跟那个女副手先说，她一定记住所有的事情非常有安排，会有这样一种格局。

梁文道：对，我很有这个经验。

窦文涛：咱们去一下广告，长安福特锐界圆桌派，广告回来接着聊。

梁文道：不过说回来，其实社会的需要跟环境，当然会造成很多制度的变化，我们怎么样，比如说处理两代关系或者是两性关系都一样，可是问题是当整个社会在变的时候，就我们能够做的、个人能够做的，恐怕通常都只是我个人心理怎么去适应，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在这么一个变动秩序下，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还没做好一些的心理调整，刚才讲到养老这个问题的话，因为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机会，就是你们要去住老人院，但住老人院的人是要有住老人院的心理建设，那这个心理建设包括什么呢？就像比如说陈老师，您可能是您夫妇俩都有足够的心理强度，就你有自己的生活，就像你刚才讲的他生活不建立在谈论子女身上。

除此还有一个什么事呢？我们不要忘记去养老院，跟在家防老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家防老你是越来越抽离社会，我们看到很多老人，他其实很，我觉得最凄惨的是孤独，那个孤独是什么？他越活到后来，他的活动范围越小，到最后甚至是不出家门，他就只在自己的小小的卧室，或者家的范围。

但是老人院却相反，老人院是一个社交环境，就你具不具备那样的一种能力、性格、社交的那种技巧，在你年纪那么大的时候，你还要去适应那些原来你并不认识的人，天天跟你打交道。

窦文涛：你比如说我爸，我爸就完全不可能，因为他是个非常自闭的人，平常从来不下楼，那对于他来说要到一个陌生人的环境，需要跟人相处，这玩意儿就跟下了地狱一样。

梁文道：对，所以就变成出现别的情况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见过有这么一些的，也不完全说是老人院，有这么一些老人的宿舍或者老人公寓，欧美都很流行，它是怎么样呢？它不是百分百的养老院，它更像是比如说假设我们几个约好，我们说我们老了一起去那买个房，买几套房子连在一起住，你其实是跟一群朋友共同老，然后我们也见过，我们在瑞士很多的这种，我常常见到。

周轶君：但其实里面也蛮凄惨的。

梁文道：对，当然，但是我见过那些很搞笑的，我真的见过七老八十的，十来个老人，然后坐着车开着车去旅行，这就是我一问，原来都是一起住那种地方的，或者住一个养老院。

周轶君：可以的。

梁文道：而且其实是可以的。

窦文涛：几个老哥们儿坐在躺椅上，刚才尿了几滴，三滴。

梁文道：今天尿裤子换了三回，你比如这让我想起来我们，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这种安排，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像我自己的祖籍，我的老家是广东顺德，我们的顺德有一些风俗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首先她们有个名叫自梳女一种人物叫马姐，就是这个叶德娴演许鞍华那个电影《桃姐》，里面那个桃姐这种人就叫马姐，马姐是什么呢？她就是像现在很多人请家里面的阿姨一样，或者香港的菲佣保姆一样，她是职业的，而这种职业在我们老家是出来这种职业，它有个特点，她们一般都是一辈子不婚嫁，终身不嫁，所以他们有个名叫自梳女。

周轶君：对，自梳女，自己梳头的那个。

梁文道：就自己梳头发，自己梳起来，然后她们叫梳起不嫁了，就我这辈子不嫁了，然后她们不嫁人，那么一直跟着这个打工的主人家，但是她们彼此这个群体之间关系很密切。

然后她们又有个习惯，就是她们一路帮着主人家打工，但是主人家也有义务要给她们一笔钱，让她们存着，这个钱存着干嘛，等到她年纪真大了，干不动了，那有的主人家就是万一出了像刘德华这样的少爷，他想养，那当然很好，但要不然的话呢，她们就退休退下来怎么办？

她拿她一直攒着那笔钱买一个小房子，然后一般都是马姐是一群的卖，然后这种房子，我们叫做姑婆屋，就一整排，整条村就是干这个的，然后整条村的人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太太，然后彼此照应。

窦文涛：她们也算社群。

梁文道：是个社群。

周轶君：其实陈老师我特别想请教，您刚刚说到互联网转型这个服务业，我在想会不会让老年人的这个功能重新发挥，比如说好多年前我就听说在韩国，他们叫老年人干吗呢，就送快递。因为老年人坐公车是半价嘛，就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

然后现在在中国也有，有一些app，就是你是专门可以找人帮你去排队，好像就是帮你反正去做一些花时间的事，因为年轻人没时间，老年人会有时间，就会不会带动一种他们新的角色的变化。

陈志武：我相信做快递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周轶君：肯定不是骑那个单车了。

陈志武：走路都走不稳。

窦文涛：没错。

陈志武：不要说扛那么多的东西。

周轶君：排个队什么的。

梁文道：那肯定是可以。

陈志武：最好还是有别的办法吧，比如像我原来不太习惯的就是，但是在香港看到那么多的这个男的女的，七十几、八十几还开出租车，或者是坐到餐馆里面去打工，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少。当然我原来不了解，现在更多的了解到香港的那个退休、那个养老的这方面的保障非常糟太少太少。

梁文道：非常糟。

陈志武：所以这就逼的。

梁文道：这就是生果金。

陈志武：那么多的人就被逼的那个，不说这个话题了。

窦文涛：对，但是您说像这个是不是经济关系的改变，会导致传统家庭关系的很多改变。你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讲自梳女，这就是一种它也特殊经济结构下形成的一种。

陈志武：自梳女是，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想，就是说人类所谓的这种家族、婚姻、亲戚，所有这些制度，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

梁文道：当然不是，不断变的。

陈志武：一直在变。

窦文涛：一直在变，所以又可以预期将来，陈教授您有预言吗？它会变成什么样？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我说句这个比较低俗的，就是说我老发现谁养谁这事很重要，就比如说或者说夫妻两个，你说白了就是谁挣钱多谁挣钱少，这个事情潜移默化的就有影响。

那您比如说现在基本上倾向于，像您说的女性地位高涨了，那么这个婚姻呢，我们同时也看到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那您觉得将来，那天我有个同事还给我讲，就是说现在为什么不稳定，叫今天的社会男的不缺性，女的不缺钱。这那您觉得这种传统的这种婚姻关系，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陈志武：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变化很大了，本来我们说的，就像那个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里面说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

实际上那个意思很明确，通过两个人结婚，成立一个公司一样的，你发挥你的。

周轶君：承包制。

陈志武：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这样一来的话是通过这个组合，把这个产出可以最大化，比单个去做要高多了，但是这一方面的那个经济功能呢，也是由这个公司、那个公司都取代了，所以这个也没必要通过婚姻来完成。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养子防老一些风险保障功能，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功能，这些也都是越来越有进入市场，和那个养老院等等的一些行业取而代之了。那到最后的话，可能有的人说那结婚不结婚。

梁文道：分别就不大了。

陈志武：这个性关系是不是可以稳定，现在的话好像尤其问中国男人或者中国女人，可能回收这个用得着通过婚姻，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所以到最后想一想。

周轶君：婚姻的功能还是什么呢？

陈志武：每一个人都会发现了，最后还是自己是最靠得住的。

窦文涛：好，这将来就。

陈志武：所以这个就是回到这个原子，个人的那个原子。

窦文涛：最终咱们都是孤独的星辰，一切都在离散嘛。

周轶君：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传统的价值观，它的惯性还是很大有时候，比如说你说，那个女的的收入比较高的那种家庭，反而我觉得至少我看到的例子里面，大部分到最后出轨的不是那个女的，不是女的赚钱多，比如说是那个男的就是心理不平衡，就会找小三，这个话可能说的。

窦文涛：这可有理由了。

周轶君：这个话说的太绝对，但我自己看到过，真的是这样的例子。就是很奇怪的，我觉得以前我们说，比如说你婚姻，或者你找一个人谈恋爱或者是结婚，我们都说一定要最重要是看人好不好，就很纯洁的那种关系觉得，你如果看一个女的，你只说她漂不漂亮，那是就是这个就不对，你要看人好不好，看男的也只能说人好不好，你不能看他有没有钱。

后来我今天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它这个东西还不能叫潜规则，它就是个真相。

窦文涛：你才发现这个，是吗？

周轶君：对啊，我也觉悟的太晚了，我后来我发现，真的就是你一个家庭里面，男的你不要说收入有多高，你至少有一定的体面的工作，有一定的收入什么，这个对稳定家庭非常重要。

梁文道：因为这还牵涉到，这个男的本身的性格的健全跟尊严。

窦文涛：包括他的信心。

梁文道：可是另一方面再回头讲，我想讲回家庭功能，其实你看人类历史，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觉得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家庭功能不断被剥夺，或者家庭角色不断的被削除的一个历程。

陈志武：被剥离。

梁文道：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在60年前的中国，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出生，出生是出生在家的，在家里生的以前的小孩，死也是死在家里的，然后小时候不用上幼儿园的，是家里上学的。

那么请问今天有多少人是生在家里，死在家里，就是你生死的地方都在医院，然后你幼儿阶段，你在托儿所，在幼儿园，所以整个家庭的角色不断在剥离。到最后我们通常会说家庭是什么，它剩下一个情感功能，可是这个情感功能，今天我们用手机、微信朋友圈也有很多情感功能。

窦文涛：这个鲁迅先生早就说了，爱情是要有所附丽的，对吧？如果最后抽抽抽，抽的就剩下一个空空的感情的时候，觉不觉得虚。

陈志武：但是有一个方面的这个现代社会的变化，会使得婚姻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九几年的时候，那个纽约州，对于这个婚姻权利也好，婚姻带来的权利做了一个统计，他们算了一下，大概在纽约州两个人结婚，就是这个婚约的一张纸，就可以给双方带来一千多种不同的rights，不同的权利。

所以原因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移民权是吧，你或者说每一个家庭有美国公民，那你可以到美国移民，这个养老保障呢，这个医疗保障，甚至于到那个旁边那个健身房，我去登记了，那么我妻子就可以自然的也可以去。

梁文道：或者人寿保险。

陈志武：人寿保险，在耶鲁大学里面的使用图书馆的权利，那很多了，一千多种了，所以这些利益的面前，会使得对婚姻这一张纸还是会有差别。

窦文涛：但是你看，就所以说制度是人设计的，你现在香港交税，结婚的人交的税就比单身的人少，有孩子的更少了。对啊，它就是这么给你设计的，所以这个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助长，不是说助长了，还是要让你结婚的。

陈志武：维持这个婚姻。

窦文涛：传统家庭的。

周轶君：有些地方的人不结婚是为了省税，好像有一些地方也有这样的规则。

梁文道：有，中国嘛，就是比如说结了婚的、离婚的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对不对？买多一套房子，而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你负债是不是一个共同负债，就因为现在有可能，比如说有人认为离了婚之后，你已经离婚了，你丈夫的债你也还在共同承担。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该不该结婚了。

周轶君：我刚刚听你们这样说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到，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是因为我作为妈妈的功能，被学校、保姆还有什么做饭，最极端你可以叫外卖这些东西所代替的，但是回过头去想，就像你说的，这就让我感觉很虚了。

原来我和我孩子之间，我已经不能用金钱或者用任何的其他办法去约束他，我一定要对他好点，更多的你反而要想，我们要多有一点爱，好像要虚的东西，情感要反而多一点。

陈志武：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以前这个写的文章讲的那些东西，主要强调一点就是，就是一旦父子或者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不是这种生老病死的这种经济或者保险的关系以后，家庭里边的文化和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为你喜不喜欢谁，爱不爱谁，这个不是说就因为我们两个有血缘关系，我必然的就跟你感情很接近，不一定的，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双方的这个了解认同和喜欢信任，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们80年代的时候，刚刚看美国的这些电视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我当时就寻思，在美国这些儿子女儿可以叫父亲，叫母亲，可以叫名字。

窦文涛：对，叫杰克。

陈志武：他们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是不能够理解。

梁文道：我也是第一次看觉得很震惊。

陈志武：但是呢，你仔细的想一想的话，他就是通过这种不要称这个，因为我是父亲，所以你喜欢我也行，不喜欢我也行，你必须得听从我的方方面面的，因为我们只把那个看成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美国社会的话，更多的人会觉得，父母跟子女之间本来就没有经济上的指望，那么以后的话要把这个家庭的感情给他建立，给他巩固住的话，必须得靠真正的平等的交流、交往，这就是为什么你的体验实际上跟美国社会。

周轶君：对了，回去要对小孩好一点。

陈志武：美国社会的经历了一两百年。

窦文涛：就反而真的感情得以纯粹了。

梁文道：可是这也要反小心啊，这个是要学习的，人的家庭关系能够好或者夫妻关系能够好，感情的发展能健全，不是天然的，是要需要学习的。因为也有很多情况，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个心理学的说法很流行，特别在美国叫情感勒索。

恰恰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剩下情感关系，那你怎么样约束你的伴侣，或者你的子女，或者你的父母呢？那就用情感来勒索，情感勒索表达出来，比如说举个例子，因为很想孩子对自己好，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么多关系，我都管不住他了，怎么办？那我就要需要，比如说是我要常常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角色，永远让自己的丈夫、太太、子女，或者父母觉得亏欠自己。

窦文涛：有的。

梁文道：对吧？永远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

窦文涛：可怜虫。

梁文道：可怜虫，然后使得他在道义上、情感上觉得，他是对你的受害情况有责任，然后也演变出很多悲剧，就纯粹的情感关系不容易，这是真的是要学的。

窦文涛：这个还真的是，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说爱情要有所附丽的，有时候咱们现在还觉得，就是说是一种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供养关系，但是笼罩了一层感情的面纱，仿佛这样还牢靠些，对吧，有里有面儿，有里有面儿，。

但是当抽去了这个里子，或者仅剩下面儿的时候，反而这个事情变得很高难，真的是需要两个，就有人讲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就是汪曾祺讲的话，我有一个朋友移民加拿大，他就给我讲，他说加拿大这个医疗制度挺好的。

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跟这个，我看这个外国人跟这个父亲，就是父亲这种中风什么什么的，他说在医院里有专门的护工，人家的护工据说服务水平也相当高，那家伙给你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整天。

然后他说这个儿子呢，每个星期天开着开着车到医院跟父亲聊天聊一下午，两个人真的像是兄弟一样这样聊天儿。

梁文道：看球赛什么的。

窦文涛：一起看球赛，听起来反倒是挺好的一种感觉。

陈志武：对，当然在美国也有另外一个体系，就跟刚才文涛讲的有关系，就是那个遗产这个制度跟中国不一样的，中国我们历来就是诸子均分，就不管这个儿子好不好，但反正只要是他儿子就占几分之一，这个时候肯定要保证，但在美国的话他完全靠那个遗嘱。

梁文道：你怎么写？

陈志武：怎么写，所以这个的话多多少少就是有一点激励，只要我还有有一天。

周轶君：激励作用。

陈志武：我还没有，我这个。

周轶君：还真是。

陈志武：我的那个遗嘱上面写的财产是怎么分的，子女不一定知道，所以让他们有一点激励。

窦文涛：最后一招拿住你，你得对老爷子好。

周轶君：相互邀功，对，竞争。

窦文涛：所以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陈教授给女儿写的那封信也是一种情感勒索。

谢谢，谢谢。

周轶君：我去给小孩去洗脑。

END